



棋品与人品

资料图片

唐朝，是第一个为棋手设置官职的时代。当时的棋手叫“棋待诏”，虽然是个九品芝麻官，但属翰林院。

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酷爱围棋，且对自己的棋技相当自负，他曾写诗夸口说：“棋罢嫌无敌，诗成愧在前。”白居易的好友，只当了6个月短命宰相的诗人元稹，也喜欢下棋，只是他的人品向来不为人所称道，从下棋中就可看出。《棋洞天录》记载：“元稹与李杓直棋，稹已败，乃窃杓直数枚棋子放在口中。”

同样做过宰相的王安石是典型的输不起的角色。他与人下棋，常常未经缜密思考就匆忙落子，当发现自己快要输了的时候，就把棋子全部收起说：“下棋只是游戏玩要罢了，何必劳神苦思。不如算了吧！”

相比之下，还是苏轼对下棋之事看得开，他自评一生有三件不如人的事情，一是喝酒，二是唱曲，三是下棋。他自知棋技不如人，对输赢看得很淡。一般人下棋，赢了高兴，输了败兴。苏轼却无论是赢是

输，都很高兴。用他的话说是：“胜固欣然，败亦可喜。”他将人生看得透彻，其实人生就像一盘棋，下棋的乐趣在于过程，不在于结局。

欧阳修也是个棋迷，他自称“六一居士”，他在63岁那年写的《六一居士传》中，对“六一居士”的来历有一番交代：“藏书一万卷，金石遗文一千卷，有琴一张，有棋一局，而常置酒一壶”，“以吾一翁，老于此五物之间，是岂不为六一乎？”在滁州之任职时，欧阳修身边应该聚有不少围棋爱好者。他们常常携带棋具，在山亭之中摆设战局，《醉翁亭记》记载的欢乐盛会让人向往。

如果说棋占了欧阳修生命的六分之一，那么对于同时代的诗人、书法家黄庭坚来说，棋怕要占到四分之一。黄庭坚曾给侄儿写信说，完美的人生，应该是从有限的光阴中拿出三分之一谋生，三分之一读书，三分之一下棋喝酒。

当代杂文大家、诗人聂绀弩，才华盖世，不拘小节，胡乔木称他是中国诗坛的“一株奇花”。他嗜好围棋，在《香港

文汇报》任职时，常与梁羽生捉对厮杀分分难解，物我两忘，有时连他每天必写的时事评论也丢到了脑后。害怕受责，他与梁羽生私订“保密同盟”，传为笑谈。

三国魏时的阮籍与朋友下棋之时，家人跑来送信，告知阮籍母亲去世。朋友丢棋欲走，可阮籍坚决不干，非拉着下完不可，可谓“善始善终”的典范。但不能因此说他对母亲没有感情，之后他狂饮酒三斗，大哭不止，吐血数升，体重骤减。

由阮籍我忽然想到梁实秋先生，梁先生也是棋瘾颇大，作有妙文《下棋》，阐述的下棋之道让人心服，实是他有亲身体验。据梁实秋之女梁文茜回忆，父亲的两个爱好，一个是吃，一个是下棋。梁实秋先教会夫人程季淑下围棋，后来又教会了三个孩子，其中以儿子文祺棋艺最高，但他喜欢悔棋，父子两人常为此红脸，谁也不认输。

当年梁实秋与友下棋时得知闻一多被暗杀，义愤填膺，拳击棋盘，一只棋子掉到破地板缝里，再也没有抠出来。 (陈雄 来源:青岛日报)

《陋室铭》与它的前奏

唐代诗人、著名作家刘禹锡，字梦得，洛阳人，贞元九年进士，官至太子宾客，加检校礼部尚书。因他参加过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得罪了当朝的权贵宠臣，被德宗皇帝贬至安徽和州当通判。

按当时的规定，他应住衙门里三间三厦的屋子。可是，和州知县见刘禹锡被贬而来，自无好处，便多方刁难。先是安排刘禹锡住在偏僻的县城南门，面江而居。刘禹锡见房子面对大江，不但没有埋怨，反而很高兴，特撰写一联贴于房门：面对大江观白帆，身在和州思争辩。

他这一举动气坏了知县，知县令衙内书吏将刘禹

锡的住房由城南门调到更僻远的城北门，由三间缩小到一间半。这一间半房子位于德胜河边，附近还有一排排杨柳树，自是别有一番风景。刘禹锡见了这个环境，依然安心住下，读书作文。

知县见他仍是悠然自得，又把刘禹锡的住房调到城中，而且只给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房子。半年时间，刘禹锡连搬三次家，住房一次比一次小，最后仅是斗室。便想这狗官实在欺人太甚了，遂愤然提笔写下至今仍脍炙人口的佳作《陋室铭》，并请人刻于石头上，立在门前。流传千古。

(李宣奇 来源:城市快报)

主人为何叫“东道主”

公元630年，晋文公和秦穆公的联军包围了郑国国都。晋文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向老臣烛之武求救。烛之武想了很久，决定深入险地，凭自己的才智设法解围。

当夜，烛之武趁着天黑叫人用绳子把他从城头上吊下去，私自见秦穆公。晋国和秦国是当时的两个大国，烛之武巧妙地利用了他们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常常明争暗斗的矛盾。他对秦穆公说：“秦晋联军攻打郑国，郑国怕是保不住了。但郑国灭亡了，对贵国也许并无一点好处。因为从地理位置上讲，秦国和郑国之间隔着一个晋国，贵国要越过晋国来控制郑国，恐怕是难以做到吧。到头

来得到好处的还是晋国。”秦穆公听了，觉得烛之武说得十分有理。正在动摇之间，烛之武进一步说道：“要是您能把郑国留下，让他们作为你们东方道路的主人，你们使者来往经过郑国，万一缺少点什么，郑国一定供应，做好充分的安排，这有什么不好？”

秦穆公终于被烛之武说服了，他单方面跟郑国签订了和约。只剩下晋国独木不成林，晋文公无奈，也只得退兵了。秦国在西，郑国在东，所以郑国对秦国来说自称“东道主”。后来，这个词就泛指招待迎接客人的主人了，一直流传到现在。

(陈景胜 来源:泉州晚报)

匡衡凿壁偷光之后

匡衡“凿壁偷光”刻苦读书的故事之所以广为人知，这也许与他以后官做到了宰相不无关系。《汉书》说他家“父世农夫”，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匡衡显然作出了不同寻常的努力。特别在《诗经》的研究上，得到了人们的认同，《汉书》注说他名衡字鼎，所以“诸儒为之语曰：‘无说《诗》，匡鼎来，匡说《诗》，解人颐。’”

汉元帝即位后，一改汉宣帝“不甚用儒”的做法，于是匡衡得到了与他有着相似经历、同样是“家世以田为业”的太子太傅萧何等儒臣的赏识，加上车骑将军史高，要利用他的名声抬高自己，而向皇帝推荐了他。于是汉元帝封他为博士、给事中，丞相韦玄成病逝后，匡衡接替其位，受封乐安侯，登上了人臣的最高峰。汉元帝认为没有老婆的宦官“精专可信任”，所以事

他在上书汉元帝时说：

“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，则民不争，好仁乐施，则下不暴，上义告节，则民兴行，宽柔和惠，则众相爱。”大有要皇帝、大臣为民作榜样的意思，可是他的儿子越骑校尉匡昌却“醉杀人”，被关进了牢里。结果被人发现：他的另一个儿子却要和“越骑官属”一起，去牢里把他抢出来。而封他为乐安侯时，因为地图的差错，在给他封地三千一百顷之外，他还一直冒领着其他四百顷的租谷，十多年后重新勘界，他又百般阻挠、继续强占，终于受到了司隶校尉和少府廷尉的劾奏。汉成帝心里明白得很，君臣正如主仆，仆人多半是想要在主人那里多占些便宜的。不过这回也许是考虑内部的平衡，而且匡衡年纪也大了，所以让他“丞相免为庶人，终于家”就完事了。

(龚敏迪 来源:香港文汇报)

官场的装聋作哑

知遇之恩的深切感念。

至此，人们才知道杨信在装哑，为了避免其前任的覆辙而装哑。

事实上，杨信“装”来了荣华富贵，“装”来了大权在握，并得以善终。

如果说宋朝的杨信装哑装得“精彩”，那么清代的王文韶装聋也装得“奇妙”。王文韶历经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三朝，在地方做过按察使、布政使、巡抚、总督，在朝廷做过尚书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，官运亨通，显赫一时。据李伯元《南亭笔记》记载，王文韶一进入清廷权力中枢军机处后，就“耳聋愈甚”。一日，二大臣争执一事，相持不下，西太后问王文韶意见如何，他莞尔而笑，不作答复。西太后再三追问，他仍笑而不答。西太后说：“你怕得罪人？真是个琉璃蛋！”他仍笑如前。

很显然，王文韶装聋意在

躲事避风头，首鼠两端，谁也不得罪，以此来避免被同僚倾轧。可以说，王文韶的装聋是当时清朝官场圆滑趋避之风的一个缩影。但与杨信装哑不同的是，王文韶的装聋被人识破了，并因其圆滑模棱至极，被讥为“琉璃球”、“琉璃蛋”。但识破归识破，讥讽归讥讽，王文韶做官却做得八面玲珑、左右逢源、只升不降。

可见，在专制政体下，官员要保命保官保富贵，就得装，像杨信那样装哑，像王文韶那样装聋，必要时为了活命，还得装傻，装病，甚至装疯、装死也在所不惜。装好了，性命无忧，官位无忧，富贵无忧，相反，如果不装，干得再好，政绩再突出，一不留心被怀疑有野心，或一不小心得罪了同僚，幸运一点，落个罢官的结局，要是倒霉，说不定会身首异处，甚至满门抄斩。

(孙存准 来源:济南时报)

水浒人物姓名趣谈

《水浒传》梁山众多好汉的姓名与绰号语义相悖，作者妙用曲笔，内藏深意，旨在烘托铺垫梁山起义军最终被招安的悲剧命运。试举数例——

前寨主“托塔天王”晁盖，任他托塔天王的本事再大，但已被“朝”廷“盖”住，动弹不得，难有大作为。

起义军领袖人物“及时雨”宋江，这“及时雨”不到田里滋润禾苗，却白白“送”到“江”里，岂不口惠而实不至？

军师吴用，绰号“智多星”。智谋虽多，但最终也是白忙乎！“无用”两字，已盖棺论定，后更成民间俏皮话：“梁山军师——无用”。

负责财政的头领“小旋风”柴进，一阵“小旋风”把“财”都吹“尽”了。没了财富，柴大官人难为无米之炊。

八十万禁军教头“豹子头”林冲。任“豹子头”在“林”子里冲来冲去，还不得不撞得头破血流？

“神行太保”戴宗，尽管健步如飞，却落入囊“袋”之中，跑得再快也白搭！

“黑旋风”李逵，莽撞暴躁，可不是省油的灯，犹如“黑”夜里刮起“旋风”，到处乱撞，杀人如麻。李逵李逵，谐音“理亏”。

在“智取生辰纲”中，扮演卖酒贩子的“白日鼠”白胜——大白天出没的老鼠，没多大油水，即便偶然获“胜”，最后也“白”搭进去！

“两头蛇”解珍、“双尾蝎”解宝，即使“两头双尾”，也捞不着什么油水，就是携带奇“珍”异“宝”，半道上也得让对手“卸”掉——“卸珍卸宝”嘛！

(谭汝为 来源:渤海早报)

包公“嫂娘”原是儿媳

在中国传统戏曲里，包拯将“把他抚养成人的嫂子”称为“嫂娘”，以显示他对把自己“养育成人”的嫂子的敬重，其实历史上真实的“嫂娘”原型，是他的儿媳妇。

历史上的包拯直到30多岁时其父母还健在，宋仁宗天圣五年，29岁的包拯，考中第一甲进士，并被授予官职，然而因父母年事已高，恪守孝道的包拯选择弃官回家赡养老人，直到父母去世，自己守孝3年后才出来做官，这时，已经39岁的包拯才正式踏上仕途。

包拯有一妻一妾育有二子二女，长子叫包口，其妻为崔氏，“节妇”，淮阳崔氏妇，年十有九，嫁为枢密副使包孝肃公长子太常寺太祝妻。

然而，“子口，先公卒”，即长子包口先包拯而去。包口和崔氏在一起只生活了两年，死的时候留有一个遗腹子，后取名包辅，不幸的是包辅早年夭折。崔氏没了丈夫也没了孩子，包拯不忍看她孤苦一辈子，允许其再嫁。然而，崔氏却当着包拯的面发誓：“生为包妇，死为包鬼，誓无它也”，拒绝改嫁。

后来，包公的妾为他生有一子起名为包绶，晚年得子自然高兴异常，然而在包绶五岁的时候，包拯就驾鹤西去，临死前包拯借故将包绶的生母遣返回家，包绶便由崔氏代为抚养，崔氏待他形同己出，疼爱异常。懂事后的包绶也“以母礼侍之”并称之为“嫂娘”。

(来源:武汉晚报)